



THE SHORT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EFIELD

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集

唐宝心 王嘉龄 李自修 译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集

唐宝心 王嘉龄 李自修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曼斯菲尔短篇小说集

唐宝心 王嘉龄 李自修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 7/8 插页3 字数 183,000

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500

统一书号：10072·718

定 价：0.75 元

译者的话

凯塞琳·曼斯菲尔드는出生于新西兰的著名英国女作家，擅长写短篇小说。生于1888年，卒于1923年，终年仅三十五岁。生命虽短，作品却很多。生前出版过三本短篇小说集，死后又出版两本短篇小说集和两本文集。其独特的风格和细腻的文体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被公认是二十世纪初期英国乃至世界短篇小说方面最有才华的女作家之一。她虽已去世多年，而其作品几乎仍在年年再版，并且经常有人以她的作品作为专题研究的对象。

曼斯菲尔드出生于新西兰惠灵顿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哈罗德·卜尚(Harold Beauchamp)，是个商人，后来封了勋爵。母亲名叫安妮·伯耐尔(Annie Burnell)。曼斯菲尔德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名叫卓米(Chummie)，全家过着无忧无虑的富裕生活。1898年，三个大女孩一同进入惠灵顿女子学院读书，那时凯塞琳年仅九岁，但已开始在校刊上发表作品了。同一年，父亲就任新西兰银行董事，全家迁入惠灵顿一所豪华的住宅。在以后的作品中常常可以读到对这所住宅的描写。

1903年凯塞琳十五岁，她同两个姐姐一道去英国伦敦皇后学院学习。在那广阔的天地里，她热情地学习法文、德

文、大提琴，并且常在校刊上发表短篇小说。三年后三姊妹回到惠灵顿。但是这里的社交活动和家庭生活已经显得单调贫乏，再也不能满足凯塞琳的写作要求。她在两年后的1908年终又重新来到伦敦从事创作。那时她还不满二十周岁。

这一次凯塞琳独自在伦敦生活，自由地写作、自由地体验生活。结果，写作虽还顺利，但生活处理得颇不理想：经历了结婚、分居、怀孕、流产等一系列曲折和痛苦。为了摆脱第一个丈夫，她曾经到德国去作客。在德国写了很多短篇小说，陆续在《新时代》（New Age）杂志上发表。那时她的写作已经达到了成熟的程度。1911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选集出版，名为《德国公寓》（In a German Pension）。

1912年，二十四岁的凯塞琳二度闯入情网，热恋起她后来的丈夫莫雷（John Middleton Murry）。莫雷年少翩翩，天资聪颖，爱好文学，从牛津来到伦敦，认识了凯塞琳，与她同居。但1914年至1918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二人有时不在一起。直到1918年她的第一个丈夫提出了离婚，凯塞琳才同莫雷正式结为夫妇。莫雷先后担任过包括《节奏》（Rhythm）杂志在内的几个刊物的编辑，为凯塞琳发表作品显示才华提供了充分的园地，使她誉满英国、法国和美国。不幸的是，夫妇虽然爱情甚笃，内心却有一定距离，互有难以出口的疑忌。两个人的财产后来分得清清楚楚，互不干扰。自1917年起，凯塞琳已染有肺病，不得不为健康原因长时间独自旅居法国，而且在六年后的1923年她死在法国的枫丹白露，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1921年出版了《幸福集》（Bliss），1922年出版了《游

园茶会集》(The Garden Party)，这是凯塞琳·曼斯菲尔徳生前自己动手编辑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她死后，莫雷编辑遗稿，出版了另外两本短篇小说集，《鸽巢集》(Doves' Nest, 1923) 和《稚气集》(Something Childish, 1924)。1927年出版了《日记》(Journal)，1939年出版了《集锦》(Scrapbook)。莫雷只不过把遗稿付印，并没有认真编排，因此内容缺乏应有的统一性。但这只是编辑问题，无损于曼斯菲尔徳的写作风格。

凯塞琳·曼斯菲尔徳的短篇小说，被认为是受了契诃夫的影响。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契诃夫反对作品的戏剧化和情节的巧合；他认为作家的任务不是去“制造”故事，当然更不是虚构理想化的人物，而只是如实地“叙述”生活中的片段。真正的人生并非都是波澜壮阔的，倒往往是平淡无奇的。作家的使命乃是用自然的笔触去表达出这种平淡但又吸引人的气氛，曼斯菲尔徳的创作正是如此。她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脍炙人口，不是因为她创造了什么突出的角色，而是因为她能够用细腻的笔法，描绘故事的背景和一些平凡的人物，好象工笔画一样，一笔不乱，一丝不苟，却又不是呆板的静物写生，而是有血有肉，有内心活动，使得人物栩栩如生。虽然是些生活琐事，有很多是一般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琐事，她却讲得娓娓动听，吸引着读者缓步跟随，去发现自然开展着的故事情节。看来，她基本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平淡的叙述中，表达出她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面的鞭笞以及作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作家的爱与憎。她用揶揄的手法无情地揭露了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及其帮闲文人的伪善和浅薄，把

他们的荒唐、无聊的生活和空虚的精神世界写得淋漓尽致（如《摩登婚姻》、《一杯茶》等）。另一方面，她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真切感人地描写他们的苦难与不幸（如《游园茶会》、《娃娃房子》）。《累妮儿》这一篇写一个无依无靠孤女的悲惨遭遇，更是字字血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绝大多数的主题是新西兰中产阶级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某些心理活动。她塑造的人物各有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而且心灵的善恶美丑也都跃然纸上。曼斯菲尔虽然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从事创作，但是她对伦敦始终没有完全消除作客的感觉，而对故乡新西兰总怀有无限的深情：有好几篇故事的背景就是惠灵顿的海边。新西兰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群，尤其象弟弟卓米那样的一些人物，以及往日的生活琐事，都通过她的生花之笔再现于纸上。她善于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借故事人物表现出来。例如《游园茶会》中的劳瑞和劳拉兄妹，正是卓米和她自己的化身。《风儿劲吹》则借描写玛蒂尔达难以排遣的愁绪表现她对亡弟卓米的无限哀思。

《陌生人》中码头候船的情节以及夫妻之间的疑忌心理，也都有自家经验中的甜甜蜜蜜。我们说她喜欢描绘旧日的生活，却并非单纯地回忆和纪录，而是于再现往事的过程中显示出创作的才华。有很多故事是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女的角度来写的，例如写伯耐尔家女孩凯齐亚和谢丽丹家的少女劳拉，写她们怎样思考，怎样活动，怎样处理生活中的矛盾。其实，这样的女孩常常就具有凯塞琳自己以及她的几个姊妹的某些特征，甚至可以说是她们的化身。故事中的人物

虽然来源于实际却又不雷同于实际，而是对实际生活素材有取有舍，有渲染，有夸张；有时两个真人的特性集中在一个人物角色的身上。应该指出，由于出身和经历的限制，曼斯菲尔的小说题材范围是比较狭窄的，而且很少接触到尖锐的社会矛盾。

凯塞琳·曼斯菲尔德追求写作技巧不遗余力。她认为技巧可以产生真正的写作风格，所以应当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去锻炼和提高，舍此并无捷径。她在书信中曾说起她的艰苦创作过程，《在海湾》曾经三易其稿，每次都是因为自己认为开端不够满意，所以在定稿之后，整整休息了一个月，才恢复了疲劳。为了写《陌生人》，她多次长时间站在码头上体验等船人的心理。她的文学之美是为人称道的。她不仅十分注意句子的长短，而且斟酌一词一句的语音、语调、抑扬顿挫，力求适应所描写的空间、时间和人物。每写好一个段落之后，她总要自读、自听好几遍，反复推敲，然后才肯定稿，恰如严肃的作曲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多次在乐器上试奏反复修改一样。她要求自己的作品要具有既不同于诗又不完全是散文的风格。我们在读《在海湾》以及其他一些作品时，确实可以享受到这种散文诗的文体之美。无怪人们说凯塞琳·曼斯菲尔德的最大成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甚至有人说她的小说可作为诗来欣赏。在早期作品中，她敏锐地刻画人物性格，准确地纪录他们的对话，让故事的情节徐徐发展。从1915年开始，她摸索新的尝试，到1916年写《序曲》（Prelude）时，这种新的结构、新的技巧使凯塞琳名噪一时。她自己把这种方法叫做“序曲法”。所谓“序曲

法”，它着重于揭示与扩展。故事是由多细胞组织组成的有机体，而不是机械的结构。《在海湾》就有十二个这样的“细胞”，《陌生人》有两个“细胞”。对这些“细胞”进行揭示和扩展的手法多种多样，有时描绘作品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有时夹以作者的旁白。传统意义的“故事情节”也许不多，在读她的作品时，各个“细胞”有时似乎是独立存在的，互不关联的，但是读了全文，便发现这些“细胞”已经交织成为一个整体。读者常常被细腻的描绘引入胜境，“进入”了角色而还没有察觉，然而却已被作者感染，随着去同情或憎恶。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曼斯菲尔德写作技巧之一是语气的转移。她可以从第三者的客观叙述丝毫不露痕迹地转为某一角色的内心独白，揭示人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在海湾》中描写讨嫌的斯坦利时有这样一段：“他抓起圆顶礼帽，冲出屋外，大摇大摆走下花园小路。……女人就是无心无肺！”显然，这最后一句话是斯坦利的内心独白，它被融会在客观描写之中，一个孤独的男人的心情却由此而传达给读者了。

曼斯菲尔德还擅长使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如帕克大娘的围裙被风吹成气球的样子，《陌生人》船上的乘客被比做逐食的苍蝇，《游园茶会》中写花园景色时用湛蓝、金黄的颜色，结尾写穷人居住的陋巷时用了黑暗——烟雾——阴影——黝黑等一些字样，相比于无形之间，实有一番深刻的寓意。

在这一译本内，我们选译了二十篇短篇小说，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无论是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乃至作品写作时

期、文体风格，都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代表凯塞琳·曼斯菲尔德不同时期的特点。我们在翻译时虽力求忠实于原著，但限于水平，译文未必能传达曼斯菲尔德的特点，而且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指正。

一九八二年五月



凯塞琳·曼斯菲尔德

目 录

译者的话.....	(1)
新衣.....	(1)
累妮儿.....	(16)
女掌柜.....	(26)
风儿劲吹.....	(39)
在海湾.....	(46)
劳驾, 买两张两便士的票.....	(92)
黑色便帽.....	(97)
幸福.....	(105)
陌生人.....	(123)
梳头娘姨.....	(140)
已故上校的女儿.....	(147)
派克大娘的一辈子.....	(173)
鸽先生和鸽太太.....	(182)
六便士硬币.....	(193)
游园茶会.....	(202)
勃瑞尔小姐.....	(222)

摩登婚姻.....	(229)
娃娃房子.....	(244)
一杯茶.....	(254)
苍蝇.....	(265)

新 衣

卡斯菲尔太太和她的母亲，坐在饭厅的餐桌旁，忙着缝两件绿色的细毛料新衣服，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这衣服配上苹果绿儿的腰带，外加两顶飘带草帽，准备明天给两位卡斯菲尔小姐上教堂去的时候穿戴。夜静更深，亨利去参加政团会议还没有回来，饭厅这会儿归她和老母亲独占，用她的话来说，这儿是个“安乐窝”，所以她这才能够专心致志做衣服。红台布撤下去了，桌上放的是那台结婚礼物缝纫机，一个棕色的活计篮子，一块块料子，还有几本破旧的时装杂志。卡斯菲尔太太慢悠悠地用机器扎活儿，因为她怕绿线不够用，就想每次只用一点点线，说不定这样就能多用一些时候。老太太坐在摇椅上，裙子向后撩起，穿着毡拖鞋的两脚放在脚垫上。她把机器上的剩线头接起来给新衣服的领口袖口缀上窄花边。汽灯喷嘴老是闪跳。老太太不时抬起头来望望喷嘴说道，“管子里进水啦，毛病就在那儿。”说完安静一阵，过一会儿又说，“那个管子里准有水啦，安妮，”又过一会儿，这次说得很有点劲儿了，“没错儿——我敢肯定。”

安妮对着缝纫机皱皱眉。她心想，“妈妈这副碎嘴子，真让我心烦。你越没办法她越嘟嘟。大概是岁数的关系，——

可真烦死人哪。”她大声说道，“妈妈，我给罗斯这件加了一个大宽边，近来这孩子的腿越长越长了。海伦那件袖口不必缝花边。也好有个区别，再说她太不仔细，不管多脏的东西都下手去抓。”

“噢，花边有的是，”老太太说，“我把它缝得靠上一点就是了。”她不明白安妮干么这样看不上海伦——亨利也一样。她们好象故意要伤海伦的感情，——什么有个区别，那不过是个借口。

“噤，”卡斯菲尔太太说，“你没看见今晚我给海伦脱下来的那件衣服哪。刚穿了一个星期，从上到下成了黑球儿了。我拿她的衣服同罗斯的比给她看，她只是耸耸肩膀，你知道她那个毛病，完了结结巴巴胡扯一阵。我真该去找马尔科姆大夫治治她的结巴，哪怕光是为了吓唬吓唬她也好。我认为那是从学校学来的，装模作样，她完全可以不结巴。”

“安妮，你不是不知道她说话总是结结巴巴。你象她那么大的时候也是那个样子，她太紧张。”老太太摘下眼镜，呵上一口气，又用围裙角擦了擦。“哼，让她有那种想法对她最没好处，”安妮一边回答，一边抖搂一件绿上衣，用针挑着衣褶，“我把她跟罗斯一样看待，毫无差别。男男一点胆子也没有。今天我把他放在摇木马上，头一次，你看见没有？他高兴得光是格格笑。他越来越象他父亲了。”

“是啊，他真是地地道道的卡斯菲尔。”老太太点着头说。

“海伦还有一件新鲜事，”安妮说，“她对男男特别极

了，又是瞪他又吓唬他。你记不记得男男小时候，她把奶瓶子拿走专为看他怎么办？罗斯待孩子好极了，可是海伦呢，……”

老太太把活计放在桌子上。一阵沉默，在寂静之中只听饭厅里的时钟嘀嗒嘀嗒大声作响。她很想最后再和安妮说一次憋在心里的话，说说她和亨利对待海伦的态度毁了孩子，可是嘀嗒的钟声扰乱了她的思路。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坐着发呆，脑子随着钟声嘀嗒嘀嗒响起来。

“这个钟吵死人。”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瞧，妈妈——又走题啦——对我没有一点帮忙和鼓励。”安妮这样想。她瞟了时钟一眼。

“妈妈，要是那件上衣完活了，你是不是到厨房热一点咖啡，或是再切一盘火腿？亨利马上该回来了。第二件眼看我自己可以做完了。”她提起衣服检查一下。“多漂亮呀！该够孩子穿上两年了吧，我指望以后上学还能穿，放放长，或者染一染。”

“我很高兴咱们买了这种贵一点的料子。”老太太说。

饭厅里剩下安妮一个人，她双眉皱得更紧了，嘴角搭拉下来，从鼻子到下颏形成一条深深的线。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头发向后一拢。屋里好象没有空气，她觉得憋闷得慌。为海伦缝衣服累得要死完全不值得。哺养孩子没完没了，他们可从不感恩，罗斯例外，她特别。妈妈对海伦那种荒唐的观点还有她对这个问题一提就冒火的劲头儿也说明她是上了年纪了。卡斯菲尔心里说，那件事不能忘。她决心不

让海伦靠近男男。他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对冷漠无情的嘴脸非常敏感。幸亏这两个姑娘整天呆在学校里！

衣服终于做好了，折搭在椅子背上。她把缝纫机放到书架跟前，铺好桌布，走到窗前。窗帘卷着没放下来，她能清楚地看见花园，准是月亮上来了。她忽然看见花园中心有个东西在闪亮。一本书，不错，准是一本书，丢在那里让露水打湿了。她走到门厅，穿上雨鞋，撩起裙角，跑到园子里去。一点不错，真是一本书。她仔细地把它捡起来。已经湿了，书皮也已经鼓起来了。她耸耸肩膀，正是小女儿从她那学去的那个样子。站在充满青草和玫瑰叶子香气的阴森花园里，安妮的心有点麻木了。这时大门一响，她看见亨利大步流星地从前面甬路上走了过来。

“亨利！”她叫道。

“你好，”他喊道，“天晓得你在那儿干什么呀……是在赏月吗，安妮？”她跑过去跟他亲亲嘴。

“嘿，看看这本书吧，”她说，“海伦又到处乱放。亲爱的，你雪茄味好大呀！”

亨利说，“跟这些家伙在一道，你就得抽上等雪茄。不如此看起来就不象样。进去吧，安妮，你身上没穿衣服。别管那本书啦！你冷，亲爱的，都打颤了。”他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看见烟囱旁边的月亮没有？多美的夜晚。天哪！今天晚上让这帮家伙吵吵闹闹，我真是开了个大玩笑。他们有一个说，‘人生不过是玩牌，’我呢，不加思索，有什么说什么。……”亨利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伸出一个手指。“我说……我忘了怎么说的啦，反正他们喊叫起来了，哎哟，真